



斗战胜佛的困惑

岛子 / 著

斗战胜佛的困惑

岛子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斗战胜佛的困惑 / 岛子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12

(作家之旅丛书 / 刘跃军主编)

ISBN 978-7-80240-033-7

I . 斗… II . 岛… III . ① 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9883 号

书 名 作家之旅丛书
主 编 刘跃军
策划编辑 卢昌五
责任编辑 潘爱平
装帧设计 绿风文化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淄博恒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0
字 数 1900 千
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0.00 元 (全 16 册)

给岛子写的序

袁学强

岛子让我给他的新作写序，我欣然答应。

可真要动笔，又有些为难。坦诚地讲，无论对岛子本人还是对于他写的文章，我了解得都不是很透彻。这就有些犯忌。

我的挚友、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仵从巨先生曾讲过：“知其文可序；知其人可序；……若人文不知，万勿提笔自辱，自充解人”。

可我当初为什么一口答应下来？

皆因岛子的真诚所打动。

岛子名刘海峰，祖籍威海市经区崮山人，出生在枣庄。今年三十七岁。是个警察，或者说是居住的生活小区中的一名片警。

如果说我这人善于交往或者说善于社会活动，我与岛子本应该早就相识。因为我所在的生活小区的片警非常忠于职守，无论刮风下雨或严寒酷暑，总能看到他们巡逻的身影。可我这人偏偏有些愚钝，往往与岛子他们擦肩而过却不知谁是谁。这就近在咫尺而不相识，或者说是他们认识我而我却不认识他们。而岛子性格又有些内向，几次碰到我想打招呼也没好意思。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释，是缘分没到吧。

我与岛子有缘相识，是今年夏天。

那天上午，我正在工作室创作《甲午战争》，岛子抱着书稿很不好意思地走进来，想请我有时间能看看他的稿子。

我的思绪从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场收回来，有些愣不着边地看着岛子那厚重而整齐的书稿。坦率地说，这些书稿让我感到意外。我没想到一个片警竟能抽出业余时间搞文学创作。因为在我的固定思维中，警察就是维护治安抓小偷等等，似乎与文学搭不上边。

稿子是断断续续中看的。因为夏季从四面八方来的朋友多，不仅自己无法创作，岛子的书稿也很难连贯地看下去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感到几分惊讶。

这些书稿有散文，有杂文，也有小说，还有悬疑神话孙悟空成佛后找妈妈的中篇小说。虽包罗万象，却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。散文用笔不事雕琢，比较流畅；杂文往往诙谐幽默，针砭时弊；那部中篇小说的想象力也比较丰富，我想，如果能有机会拍成一部动画片，应该会受欢迎的。

在岛子身上，还有些令我想象不到的地方。他长得并不魁梧，如果不穿警服，简直就是一个白面书生。但他却能在五层的居民楼上从窗口探出大半个身子，冒着危险为胆战心惊的居民将硕大的马蜂窝硬是给捅下来；有时我漫步于生活小区，常常看到他像《士兵突击》中的许三多一样倔强地攀练着单杠；更让我惊讶的是，他的同事告诉我，有次射击训练，五发子弹他打了四十八环！这简直是神枪手。当我问起岛子时，他只是腼腆地笑笑，似乎是做了件不好意思的事情。

应该讲，在文学创作方面，岛子还是个新兵。相信他今后的创作，会越写越好，路，也越走越宽。

目 录

给岛子写的序/袁学强/oo1

◆ 第一辑 杂 文

说说这几个字/oo3

乘车指南/oo6

谁愿做猴子呀/oo9

你是自己的上帝/oi2

再谈扶贫/oi4

哪个云英未嫁/oi7

关于地震/oi20

◆ 第二辑 小 说

《皇帝的新衣》外传/oi7

卖命/oi1

《策划》后传/oi33

飓风/oi37

那个偷车的混蛋/oi39

无奈的刘禅/042

老沙的信念/046

疯子/049

别拿村长不当干部/057

传呼/060

自杀事件/062

扶贫/065

口误/068

破烂王/071

◆ 第三辑 散 文

胶东方言小考/079

换房记/082

你是收水费的吗/086

狗/089

大手笔乎？败笔乎？/094

伤怀/096

枪/098

我和周涛不得不说的故事/103

一个片警的年终总结/108

我的习武生涯/111

白铁匠/115

蓬莱一日游/119

奇遇/123

减肥/126

离别/130

- 西来子之考证/132
- 派出所里的地道/135
- 打鬼子的故事/141
- 进城啦/143
- 捅马蜂窝记/146

◆ 第四辑 博客话题

- 又到月圆时/153
- 家庭诚信重如山/156
- 何苦在意商家脸色/158

◆ 第五辑 中篇小说

- 斗战胜佛的困惑/1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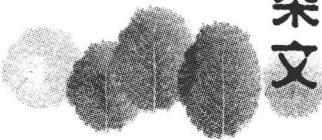
◆ 第六辑 征文系列

- 新生/237
- 中国情人节/242
- 奥运到我家/244
- 行路难/246
- 话说督察/249
- 那天中午发生的事/252

写在后面的话/254

——第一辑——

杂文





说说这几个字

工作以后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训，长了很多知识，可我这人笨，脑子不太好使，好些知识当时记住了，可过不多长时间就奉还给老师了。现在想来，能记住的寥寥，用不了一个巴掌就数过来了，仅剩四个字。惭愧得很，哪位老师一堂课不得讲个万语千言呀，得浪费多少吐沫星子呀，我却只记住了四个字，太对不起了！

哪四个字呢？很常用的四字：“出，重；射，矮”。我之所以记住了这几个字，是因为不止一位而是好几位老师认为这四字被仓颉给造错了，弄拧了，“出”和“重”应该颠倒过来，“射”和“矮”也应该互换。老师说你看这“出”字，是俩山摞一块，多重呀，应该是“重”。而“重”呢，一个千一个里，到千里之外，应该是出门呀，所以该念“出”；同理“身”字仅一“寸”，那是“矮”呀，把箭（矢）放（委）出去，那就是“射”。猛一听，还真是这么个道理，便感觉老师真是太有才了，都超过仓圣了。老师也一脸的神圣与沧桑，仿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，伟大的发现呀，想我泱泱大国芸芸众生有几人能挑出圣人的疵漏呢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！其实开始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，先哲还会错吗？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？可后来不止听一位老师说造错了，好几位呢，能讲课的肯定是有学问的，都说错了那肯定就错了，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呢。话说回来仓颉毕竟是人不是神，也可能是打瞌睡了，把字给拉乱了，要不

是被尿憋的，草草造完字就奔厕所了，人家上厕所你能不让吗，人家也不是记件工人，按造的字数发工资，所以有几个次品也是在所难免的。人家 H 国在咱这开的电子厂还允许生产的电子元件有一定的残次率呢，所以对古人也不能太苛刻了，对人家得厚道，是不是？

以后的很长时间，我是接受这个观点的，并且深信不疑。可在前年吧，好像是前年，我思想动摇了。因为我看了老婆给女儿买的一本识字书，当然都是简单的字，上中下，人口手什么的，不过每个字都有从甲骨文到金文、篆字、隶书楷书的演化过程。那些字里就有“出”字，你知道“出”的甲骨文怎么写的？“”这样，金文“”，小篆呢？“”，大家看出来了吗？这字的上部分是甲骨文的止（趾），指的是脚，下部分那个弧是洞穴或窝棚，脚趾的方向是背对洞穴的，那就是离家的意思，所以和俩山没关系，俗话说“俩山碰不一堆，俩人能碰一堆”，这俩山就是没碰一堆去，只是后来演化成两座山了。那“重”的甲骨文呢？我女儿的书上没有，可也难不倒咱，不是有句话，叫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上网查”么，还别说，经过我谷歌百度一通搜寻真让我查着了，查着了是查着了，可把那种文字弄下来可费尽周折，是技术活，花了我一晚上的时间，都鸡叫了才搞定，对了，城里没有养鸡的，我就是说那个时辰，熬到很晚的意思。这“重”的甲骨文是“”，会意的，这是侧面照，一个人背个大包裹，演变为金文成了“”，包裹上中间了，成正面照了，小篆成了“”，看见了，就是一个人背包袱，负重，和千里万里没关系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旅人背着包袱，且行且吟“千万里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并不在意。”不仅背上担子重，歌者的心情也是沉重的。要说知识渊博，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，人家看问题就是敏锐，一针见血地提出“放下包袱，轻装前进”，因为身上有包袱就重。

再唠叨一下这“射”字，甲骨文是“”这两种，左边是弓

箭，右边是手，金文成了“𠂇”，小篆为“爵”，这就是射，经过演变，左边的弓箭成“身”了，右边的手成“寸”了。“矮”字我就查出一个小篆来“𠂇”，左边的确是“矢”，因箭比较直，古人就用它丈量东西的长短，所以用“矢”表示与尺寸有关的意义，例如“矩矱短”这些字都有“矢”作偏旁，右边的“委”是一个女子在禾苗底下，禾苗本来不高，那女子还没禾苗高，用尺子一量，肯定是矮的了，呵呵，这是我的揣摩，不一定对。

情况搞明白了，这就证明了人家仓老先生还是对了，既没打瞌睡也没急着上厕所，只是在字体演化过程中发生了偏差，发生了错误，以讹传讹冤枉了仓夫子，人家还是有学问的，肚子里的水还是相当深的，非我辈可以妄加腹诽的。

我突然惶恐起来，人常说“白纸黑字”，指证据确凿铁证如山，谁能料到这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铁画银钩的文字流传数千年，几经演变，也会变得面目全非，词不达意了。文字尚且如此，那对事件及对人物的描述，若用口说无凭的语言如击鼓传花般地传递下去，其可信程度就可想而知了，难保其原汁原味了，若再掺杂个人感情，予以添枝加叶添油加醋，甚至捕风捉影恶意中伤，最后与事实真相只能是大相径庭直至黑白颠倒了。

2007.7.17

乘车指南

吾辈平头百姓，每日介上班下班，都要挤公共汽车的，久了，便琢磨出点门道：公共汽车有公司的大客和个体的小巴之分。大客有强大的经济后盾，财大气粗，朋友遍天下，和交管部门相处得其乐融融。而小巴则不然，散兵游勇，势单力孤，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，每一上道，便如临大敌，惟恐撞见稽查。车主左顾右盼，双眸生辉，交警尚在一里开外，就要吆喝乘客“蹲下”，有时冷不丁瞅见个戴大盖帽的海军兄弟，也会心跳加速，寒毛倒立。

乘坐大客和乘坐小巴的感觉也是截然不同的，大客宽敞又气派，整洁卫生，空气清新，没座站着也舒服。小巴则是另一副面貌，地面脏乱，座位破烂，车厢低矮，通风不畅，一进去就感觉憋气，脑门子发懵。

更奇特的是，觉悟水准本来很一般的人，一登上大客，道德仿佛立马高尚起来，看见白头发的（不包括少白头），抱孩子的，拄拐棍的，都会慷慨地把座让出去。偶尔有些不长脑袋，没有眼珠的主，“目中无人”，大客司机就会转过脑袋，鼓起眼珠对那个木头疙瘩说：“哎，你给那老头让个座，往哪看呢？就说你！”于是大客车上爱幼尊老蔚然成风，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大好局面。那情景着实让人感动，感觉好像雷锋叔叔回到我们中间。我曾数次产



生建议教育部门将学生的思想教育课改在大客车上的冲动：真情实景对青少年情操的陶冶，岂止赛过聒噪不休的说教百倍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假如你从大客车上下来，准备搭乘小巴的话，你最好将谦谦君子的风度扔到废纸篓里，换副尊容。小巴是不欢迎绅士的。为了不给车主添麻烦，你要尽量降低身体相对车窗的高度，以免车辆被警察查扣而影响了车老板的客运计划及收入。如果车内只剩下发动机盖上有空，你也得爬过去坐下，别怕机盖被压坏了，只要不怕屁股被烫坏就行。你要见缝插针，你的屁股就是针，有缝就插，甭怕扎着别人，当然你也不能怕别人扎你，否则针尖对锋芒，准得掐起来。你千万别装文明人，乖孩子似的给老阿姨让座，兼职售票的车老板可不领你的情，他会立马制止你的可爱举动：“嗨！你坐下，快坐下。”如果你还绷得像个正人君子似的客气：“不累，我站一会儿，没事。”车主就要火了：“你没事呀？我有事！没看见前边有交警吗？他罚我的款你替交啊？扣我的车你给要啊？”是不是讨个没趣？

入乡就得随俗，上了不同的车也得遵守不同车的规矩。这个道理几乎“地球人都知道”，本不值一提，可我转念一寻思世事变幻，桑田沧海，没准有哪个高官一时把持不住，滚下位来，堕为平民；或则某个大款投机不成，蚀的血本无归，沦为无产阶级；或是一些背靠大树，纳荫取凉的公子哥、富家姐一朝大厦倾塌，猢狲四散。他们的生活质量一泻千里，直线下降，吃不择食，行不择车，大客和小巴将成为他们代步工具的首选。挤车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，心情会像宇航员初登月球时一样惴惴不安。而如果他们知道乘大客和坐小巴的不同规矩，就等于得到一本《乘车指南》，若烂熟于胸，就能从容乘车，而不会被车老板呼来喝去，溅得满头满脸唾沫星子。虽说虎落平阳，但若被狗咬几口，岂

不是很没有面子，毕竟“咱曾经也富过”呀！

假如你不遵规矩，激怒了车老板，被他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双臭脚，翻身就难了。

2004.9.15

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我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成为一名作家，写一些有深度、有思想、有灵魂的作品。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，坐在电脑前，敲击键盘，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。我热爱写作，因为它能让我忘记生活的烦恼，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心灵的慰藉。我常常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作品，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点赞和鼓励。我也参加了一些文学比赛，虽然没有获奖，但每一次参赛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。我热爱写作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这个世界。

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每天早出晚归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我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成为一名作家，写一些有深度、有思想、有灵魂的作品。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，坐在电脑前，敲击键盘，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。我热爱写作，因为它能让我忘记生活的烦恼，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心灵的慰藉。我常常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作品，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点赞和鼓励。我也参加了一些文学比赛，虽然没有获奖，但每一次参赛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。我热爱写作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这个世界。



谁愿做猴子呀

我这人一无所长，唯好舞文弄墨，信手涂鸦，聚沙成塔，竟也积累了几篇破文。网上朋友抬举，戏谑为“岛子派”杂文，令我不胜惶恐，只是不知与某君所谓的“大棚派”比较还差几许，若赤脚跣足撒丫子猛追可撵不上？嘻嘻嘻。

我的小文粗陋不堪，实不足道，多是积怨于胸，愤世嫉俗之作，本身乃一俗人，就不能免俗，难以做到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写的文章也多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辛酸事，心中有火，本想骂娘，可环顾左右，皆是峨冠袍带，手握重器之人，心下惴惴，便不由得噤声，笔锋一转，改为自嘲，惹不起别人，挤对一下自己总该是可以的吧。

虽有“勤剃头常刮脸，有点晦气也不显”的说法，可咱是个泥腿子，这么个歪瓜裂枣的脑袋也不能常剃呀，弄得油头粉面跟花花公子似的，也不合身份。听老人讲“龙抬头”那天理发好，能转运，咱虽不迷信，可给逼急了，就病重乱投医，一过完年，就掰着手指头脚趾头盼二月二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还真灵，剃完龙头仅一周，咱就农转非，成了城里人。不管怎么说，咱该知足了，这文风也得变一变，不能再阴阳怪气，冷嘲热讽了，要不人家该说咱烂泥扶不上墙了，便将发了霉的文章从故纸堆里翻出来该删的删，该改的改。